



▲1944年1月,津浦路东军分区东南支队队员在展示瓜埠战斗中缴获的轻机枪等武器。



▲1944年9月18日,新四军第二师抗敌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定远藕塘举行。图为典礼大会现场。



▲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战士在进行刺杀训练。



▲1944年10月,嘉山县(现明光市)民兵营营长护送5名美军飞行员移交定远驻地守军国民四军第二师第五旅旅长张元寿按照军部命令,对日作战坠落在管店附近的5名美军飞行员。新

#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反攻和胜利

(1943年秋—1945年9月)



□钱宝 任洋洋 史润声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0月起,新四军第二师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主动对盘踞在定远、滁县、来安、凤阳、嘉山等地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势,拔除多处据点,歼灭日伪军千余人,收复大片失地,使根据地各区连成一片。1945年春,为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袭扰,第二师发起津浦路西反攻战役,先后取得界牌集、黄疃庙等战斗重大胜利,巩固了抗日前沿阵地。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朱德总司令发布全面反攻命令,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迅速投入对日伪军的最后作战。新四军第二师兵分三路,向津浦铁路沿线及周边城镇的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先后收复定远、来安、盱眙、嘉山、天长等县城,攻克蚌埠外围多处据点,切断了日伪军的交通线。在反攻作战中,根据地群众踊跃支前,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为部队运送物资、抢救伤员,形成了军民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

至1945年9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基本被肃清,根据地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此时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已发展为拥有2个专员公署和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人口330余万的巩固根据地,为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11月,日伪军7000余人对津浦路西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五旅和路西军分区奉命还击。图为津浦路西军民在反“扫荡”中俘获的日军士兵。

▼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和根据地群众在协力抢修战斗工事。



全旅連以上幹部會上攝影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

▲1945年5月13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召开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图为全旅连以上干部合影。

## 拱衛寧偽首都之精銳 偽敵言衛第三師反正

渤海我殲滅偽第六軍兩團俘偽副軍長等

【本報訊】中蘇日寇在華北推行偽滿洲國統治，企圖將華北變為其侵略的後方基地。為配合其侵略，偽滿洲國政府組織了多支偽軍，其中第三師是拱衛其偽首都之精銳。該師由偽滿洲國政府招募，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是偽滿洲國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在抗戰進入最後階段，日寇在華北的統治日益孤獨，第三師官兵紛紛萌生反正之心。近日，第三師某部官兵在渤海地區發動反正，殲滅偽第六軍兩團，俘獲偽副軍長等高級將領，沉重打擊了偽滿洲國政府的統治。此舉顯示了第三師官兵的覺醒和對祖國的熱愛，也預示着偽滿洲國統治的崩潰。

▲1945年8月13日,在华中局城工部和淮南区党委城工部教育争取下,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剑魂率部3000余人起义,选择了投向人民的怀抱。图为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相关报道。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根据远东形势的急剧变化,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 對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 毛澤東同志發表宣言 配合紅軍及盟軍作戰

（本報訊）抗戰進入最後階段，日寇在華北的統治日益孤獨，第三師官兵紛紛萌生反正之心。近日，第三師某部官兵在渤海地區發動反正，殲滅偽第六軍兩團，俘獲偽副軍長等高級將領，沉重打擊了偽滿洲國政府的統治。此舉顯示了第三師官兵的覺醒和對祖國的熱愛，也預示着偽滿洲國統治的崩潰。



▲1945年10月6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圖為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



# 全椒水

□作者:张莲芳

### “椒地负山带水。水向东南,合二河而归大江。”

全椒的水系以襄水与滁水为脉,自西向东奔涌千年,滋养出椒陵大地的万物生灵。这两条河流,一条是“母亲河”,一条是“公河客水”,不仅勾勒出全椒的地理轮廓,更串联起这片土地两千多年的文明脉络。

### 襄水:绕城千年的文明脐带

襄水历史源远流长,因流经襄城而得名“襄河”。襄城由东晋平北将军姚襄“渡淮见尚”后筑。襄河发源于滁州市石臼山北麓,74公里水系中,50公里流经全椒,其中10公里在县城蜿蜒蛇行,宛如一条灵动玉带,既环抱古城的沧桑岁月,又穿越今城的蓬勃生机,最终汇入滁河,奔入长江。

自黄帝之孙颛顼于覆釜山建立古椒国起,襄河便以天然护城河的姿态,默默守护这片土地。它不仅是全椒的起源之地,更滋养着全椒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命脉,堪称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岁月流转,十里古襄河景观带与十里新襄河穿城带,交织成历史与现代的双面绣。北极阁的雄浑与笔峰塔的灵秀在此交融,孕育出底蕴深厚的襄河文化;吴敬梓纪念馆与故居隔河相望,似两位老者娓娓诉说吴氏家族的传奇;每逢正月十六,太平文化广场、太平古城、太平阁化作“走太平”的欢腾舞台,太平桥、太平井与贺楼楼见证千年祈福民俗的传承;横跨河面的桥梁群则是时光的见证者,宝林桥、积玉桥镌刻着

往昔的车马喧嚣,文昌桥、彩虹桥承载着现代的繁荣,新旧相映,道尽古今变迁。

### 滁水:通衢江淮的文明动脉

滁水古称“涂水”,唐代更名滁河。它位于江淮之间,是长江支流,全长269公里,近三分之一的下游北岸属全椒境内,大马厂河、小马厂河、管坝河、襄河等支流相继汇入,89公里河岸线串联起古河、程家市、赤镇、官渡、陈浅等节点。

滁河流经两省九县,是全椒的“公河客水”,却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在肥东与含山交界处“兜出”个古河滩——明泰昌《全椒县志》记载:“距县城西七十里为古河滩渡。”此处因水运便利,曾是皖东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徽、浙、闽等十大商帮往来频繁。

官渡旧称“后河渡”,既是古驿道枢纽,承载着楚汉相争的金戈铁马——项羽败走

乌江,伍子胥奔吴皆经此渡河;也是水陆战略要冲,后由官方管控,因而得名。陈浅又名“陈家浅”,因河水较浅得名,这里不仅有汉代阜陵城遗址,更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大师的故里。

### 双水合流:滋养千年的文明根系

襄水与滁水,一内一外,在椒陵大地共生共荣。襄水环绕掩映小城灯火,滁水通衢连接四方繁华,两河交汇之处不仅是地理节点,更是文化熔炉。从先秦古椒国到明清儒林故里,从战时“小上海”到当下的“太平城”,两条河流以静默之力,将农耕文明、商贸文化、红色记忆与现代活力注入这片土地。

“碧水长流处,烟火千年间。”襄水的温婉与滁水的浩荡,共同绘就全椒的水脉图谱。它们不仅是自然馈赠,更是文明载体。当河水拍打着古老堤岸,当新建的太平桥映照现代灯火,全椒的故事仍在双水滋养中延续,如同永不干涸的河流,生生不息,奔向未来。